

## 书香致远

□ 谢正义

说起“书香”，今人大多只将其视作一个词语，仿佛“香”字不过是个虚说。

其实，古时候的书，真的是有香气的。书页所用的纸，有的掺了香料，有的本身就是草本所制，带草木的清香。另外，藏书的人家，常在书橱中放置芸香草，以避蠹虫。日子久了，那气味便丝丝缕缕地沁入纸页深处。所以古人展卷而读，是真的能闻到一缕幽微的香气的。这香气不浓烈，幽幽的，沉沉的，丝丝缕缕的，仿佛在低语：此刻你所进入的，是与尘世不一样的天地。

古人对读书的理解，往往很实在。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《励学篇》，里头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

按照现代人的眼光看，这话未免有些功利了。但你若回到一千年前的宋朝，读书人最主要的出路便是科举。考中了就能做官，做了官便有俸禄、有宅邸，也能娶得良家女子。所以“黄金屋”与“颜如玉”，在当时并非什么比喻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前程。

皇帝拿这样的话来劝人读书，可见

读书这件事，从很早的时候起，便不只关乎个人的喜好，而是与整个社会的运行紧紧连在一起了。

然而，读书的作用，终究不止于功名利禄。古人留下的那些谈读书的文字里，还有一层更深的理解。西汉刘向说过一句话：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这话说得极好。

人生而有局限，眼界、见识、思辨的能力，都需要不断砥砺与扩展。而书，恰恰就是砥砺的工具。你读史书，便明兴衰更替之脉络；读诸子，便知百家思想之要义；读诗文，便察人情物理之幽微。这些读过的、思过的，日积月累，人便慢慢变得通透一些，豁达一些。所谓“医愚”，医治的不是知识的贫乏，而是智慧的不足。

说到古人读书的故事，最广为人知的，大概要数“凿壁偷光”了。西汉时有个叫匡衡的人，家贫不能具烛。邻家夜间做活，烛光从墙缝中透过来。匡衡便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，借那一线微明读书。这个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，人们常用它来勉励后人勤奋苦读。

细想之下，这故事里还有一种东西，

比勤奋更为可贵，那便是对知识的渴求。一个人穷到连灯油都买不起，却还要想方设法找机会来读书。这种渴求，是任何外在的困顿皆不能阻的。后来，匡衡果然成了大学问家，还做了丞相。可见读书这件事，能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学问，还有他的整个人生。

从古到今，读书的形式变了太多。古人读的是竹简、帛书、线装本，今日读的是平装书、精装书，还有手机里的电子书。古人读书要凿壁偷光、囊萤映雪。今日有明亮的台灯，随时可以翻开任何一本想读的书。

但有些东西，是始终不变的。比如读书时那份专注的神情，比如从书中豁然开朗时的那份喜悦，比如借着文字与几百年前的智者默然对话时的那份奇妙。

“书香致远”这四个字，所言虽是书卷的气息可以传得很远。然其真意，更在书中的思想，在阅读所开启的眼界。一本书，从作者落笔到抵达读者手中，跨越的是光阴与山海。而一个读书的人，借由阅读，也在不断地超越一己之限。

这种“远”，才是真正的“致远”。

## 阅读“复健”

□ 黄鹤权

“复健阅读能力”的说法近期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共鸣。这一由网友提出的概念，倡导从儿童科普、图文书籍等低门槛内容入手，让大脑重新适应连续阅读的节奏，而非硬啃厚重大部头。

看似简单的倡议之所以戳中无数人，是因其精准捕捉了短视频时代下，人们阅读能力退化的问题，更以温柔的姿态化解了重拾阅读的心理负担，成为跨越年龄与职业的情感共鸣点。

共鸣的起点，是对阅读能力退化的集体觉察。曾几何时，阅读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，而如今，短视频重塑了信息获

取方式。画面、音乐与情绪在几十秒内高度压缩，观看者无须深度思考便能获得即时满足，这种高频刺激让大脑逐渐适应了“瞬时反馈”模式。有研究显示，短视频用户对前额叶皮层深度思考区的活跃度会下降，更有研究机构的监测发现，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注意力持续时间已降至8秒，低于金鱼的9秒阈值。而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也发现，自己难以静下心来读完3000字以上的长文，这种“识字却读不进”的无力感，成为很多人的困扰。

阅读文本的过程，本质是一场复杂

的思维训练：需要在信息间建立关联、梳理逻辑脉络、构建认知模型，这种能力正是理解复杂世界的基础。而“复健阅读能力”，也是建立深度思考能力的过程。

“复健”一词十分巧妙，它没有将阅读能力退化归咎于个人“懒惰”或“浮躁”，如同肌肉长期不用会萎缩，阅读能力闲置后自然会退化。这种表述消解了人们的自我否定——不必为读不完一本书而焦虑，不必为注意力不集中而自责。

允许从翻几页、看几段开始，允许阅读过程轻松随意，阅读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温和、美好。

## 一书启心 终身践志

□ 李生明

年过七旬忆往事，深感阅读是一束光，不仅照亮我青春时的迷茫路，更使奋斗成为终身的日常。

1973年初，我从公社农中毕业回村后不久，就被派到阳高县两家营村的公社水库工地当民工。修水库抽调的都是各村的基干民兵、回乡知识青年，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，而且必须坚持回本村参加党支部组织的政治夜校学习。

一天上午工间休息时，发现邻村一位工友斜倚在车栏上，翻看一本早已磨成毛边、卷角且泛黄的书。我好奇地凑过去套近乎，得知是一本《青春之歌》，便软磨硬泡，用一支钢笔和两丈布票作抵押，对方才勉强答应借阅一晚。下午收工后，我先是回到“七沟八梁三面坡”的高墙框村大队部参加夜校学习，散会后跑步回家点亮煤油灯，备好钢笔和笔记本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这本来之不易的书，正襟危坐地读起来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大部头小说，被书中跌宕起伏、激荡人心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。“秋日的斜阳无力地照在东窗外面的葫芦架上，给黯旧的窗纸投上

斑驳的叶影”，这句富有诗意的抒情佳句，非常契合我当时的心境，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。不过，主人公林道静“青春是美丽的，但真正的美丽属于那些为理想奋斗的人”这句话，最叩击我的心扉。我要做卢嘉川、林红、江华那样的人，为了崇高理想，投身壮丽的事业，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我边读边觉醒：青年人要寻找个人的出路，必须将青春融入时代的洪流。我虽然不能复制卢嘉川那样的革命道路，但能汲取他们的精神，在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发光发热，得到党组织、广大群众和社会的认可……

《青春之歌》是我前进路上的“加油站”。一年后，我光荣入党。而且通过组织培养、个人拼搏，我先是担任民兵连指导员，之后又被提拔为大队主任。我还主动作为，付出别人几倍的努力，做到工作、劳动、学习“三不误”。为了坚定自己的理想，我提炼了一首小诗《路》，投到《雁北报》发表，在诗中直抒胸臆：“人间道路有多少，选择道路最重要。”

有志者事竟成，1977年冬我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。时代转折时期的恢

复高考政策汇聚了一批特殊学子，我们班六名“老三届”已30岁上下，而回村劳动5年再返课堂的我也23岁了。在“夺回失去的青春”的群体氛围里，每天晚上阶梯教室里灯火通明。我不敢有半点松懈，所上的山西农业大学不开语文课，我就从图书馆借阅《青春之歌》，用一个暑假从容、完整地重读了一遍，这使我更加坚定了“为理想奋斗”的信心。我分明意识到了：上大学不是为了单纯改变个人命运，而是要勇于担当，更好地回馈社会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先是分配到家乡一个偏远的公社工作，不久后被选调到雁北地委机关工作。兢兢业业工作十几年后被评为“全省优秀组织工作者”。2016年退休后，我转型大同历史文化研究，同时加入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，从事宣传白求恩、何明清等国际友人帮助中国抗战和建设的公益工作。2025年，我又被核定为“山西省省级银发人才”。

一书启心，终身践志，曾经的逆袭是不折不扣的奋斗史。眼下我还在奋楫前行，因为：理想是进行时，我要做一个永远为理想奋斗的人。



## 谷雨之韵

□ 庞步高

秧苗在田里横平竖直  
蘸着雨水当蓝墨水写字  
把四月写成会呼吸的偏旁

麻雀在电线上弹着琴弦  
掉落的情书被风捡走  
谷粒和雨滴正在争夺  
逗号的位置

蒲公英迷路时  
顺手把降落伞抵押给大地  
直到冒出手掌般的嫩芽

池塘用涟漪校对柳树的倒影  
蜗牛驮着五线谱搬家  
每片新叶都是刚拆封的唱片

而所有湿润的声响  
不过是时光踩着韵脚  
悄悄落在母亲晾衣绳末端  
那截摇晃的白发上

## 谷雨的样子

□ 魏益君

春神抖落最后一袋云絮  
半袋给秧苗解渴  
半袋替池塘研墨  
农谚在蓑衣上发芽

燕子用尾羽丈量  
天空与犁沟的距离  
水田的镜面不断被修改  
映出苍郁的密码

所有向上攀爬的藤蔓  
都遵循着竹笛的韵脚  
其实，不必刻意收集  
杜鹃的啼鸣已存入清明  
牡丹的胭脂要留给立夏

大地始终保持着精准的平衡  
该青的青，该黄的黄  
如同茶篓里漾出的山歌  
量不尽梯田缠绕雾霭的腰身